

会计人的耳朵



□ 张连起(北京)

在描述会计之耳时，我们先注视一位伟大画家的耳朵。

凡·高曾经用剃须刀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。在自己的战场上，凡·高伤害了自己，又包扎着自己。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，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。

他把仇恨的锋芒指向自身，指向一只无辜的耳朵——也许在那一瞬间，他与世界达成了和解。于是，伴随着一阵疼痛般的快感抑或快感般的疼痛，那只鲜血淋漓的耳朵，成为他自己的牺牲品。莫非在凡·高心目中，耳朵已是今生的一团赘肉——它只能听见世界的喧嚣，却对内心的狂潮置若罔闻？抑或，他太害怕日夜倾听自己的呻吟——那简直比外界的雷鸣电闪还要刺目，还要刻骨铭心？否则，他的刀锋不会随便选择发泄的对象——哪怕是针对一只微不足道的耳朵。

对于凡·高割掉的耳朵来说，海水的声音也就是血液的声音、鲜红的声音。他仿佛要被世界的血、被大海的黄昏给淹没了。耳朵是他肩头的落日。那只坠地有声的耳朵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弹片，是一次无声的战争的纪念品——在我们的想象中，它一直代替大师那枯萎的心脏跳动着，如同一架永不停摆的挂钟。在世界眼中，凡·高疯了；但在这只耳朵的听觉中，世界疯了。

会计人的耳朵既要能聆听外界的喧嚣，又要听得见心灵的呐喊。当然，

无须通过割掉耳朵而完成哲学意义上的飞升。S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总监，他曾对我说，每天，他总是听得见那些与钱有关的声音——会计数钱的声音，主管要钱的声调，世界谈钱的声浪，甚至，某领导因钱获罪的呜咽，某先生因钱无奈的叹息……闲暇时，他鞭策自己倾听来自内心的独白。会计是苦闷的职业，你能把一生教清楚吗？对于外界的天籁之音，心灵还能在麻木中熟睡吗？会计是有节奏与韵律的，时缓时急，时短时长，有时促狭，有时绵延，有时幽细，有时酣畅，尽管不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，但它一定在你的意识深处轰鸣着！会计，最高境界其实是“听”，自己念给自己听，无声地朗诵，把耳朵叫醒。

既听别人又听自己的会计人，是第一等的会计。

耳朵具有平衡的功能，这与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异曲同工。耳朵不仅是个人立体声系统，还是一个平衡中心。在耳朵的深处，有一系列的管道，覆盖着液体与小茸毛，它们对头部的位置与动力十分敏感。耳朵采集的信息都被记录下来，并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到大脑。如果你的内耳接触到相互冲突的信息，比如你站在颠簸的车上，你的内耳就知道身体在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你的平衡感随之不断受到破坏，由此会使身体产生剧烈反应。资产负债表亦如是，某会计主体所控制或拥有的资源从另一个角度说，都是一种负

债——对金融机构的负债，对资金拆借单位的负债，对职工的负债，对采购对象的负债，对股东的负债。两者构成了投入产出关系，就像耳朵的平衡功能。倘若资产负债的平衡被打破，一会儿资产虚增，一会儿负债低估，企业的“呕吐”就需要确认与计量了。

会计人的耳朵，能谛听花开的声音，能分辨数字的笑容。会计人的耳朵，能平衡失序的分录，能点亮矛盾的阴影。那些经济事项的弦外之音，莫不在会计人的耳鼓里回响，那些纷乱杂踏的账中脚步，莫不警醒会计人一贯敏锐的神经！

会计，“听”出你的秘密。

正是因了耳朵，看不见的假象才被会计人用心复印，然后将其破解，从而大白于财会领域。免不了也有耳朵“失聪”的会计人，硕鼠啃啮物品的声音在他们的身边响起，一场颠覆会计原则的丑剧正在开演，但比视而不见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的耳朵却出逃了。于是，良知被扼住喉咙，一声不吭。

如果说失明意味着黑暗，“失聪”的会计人则拥有双倍的黑暗。

耳朵之于会计人，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形而上的意义。只有专业的耳朵（与音乐家无关）与敏锐的耳朵才是道德的会计。女作家陈染评价凡·高的话或许值得会计人揣摩：“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的怪人，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燃烧的耳朵，我愿做这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。” 责任编辑 刘黎静